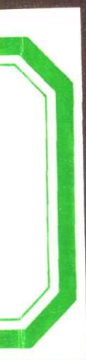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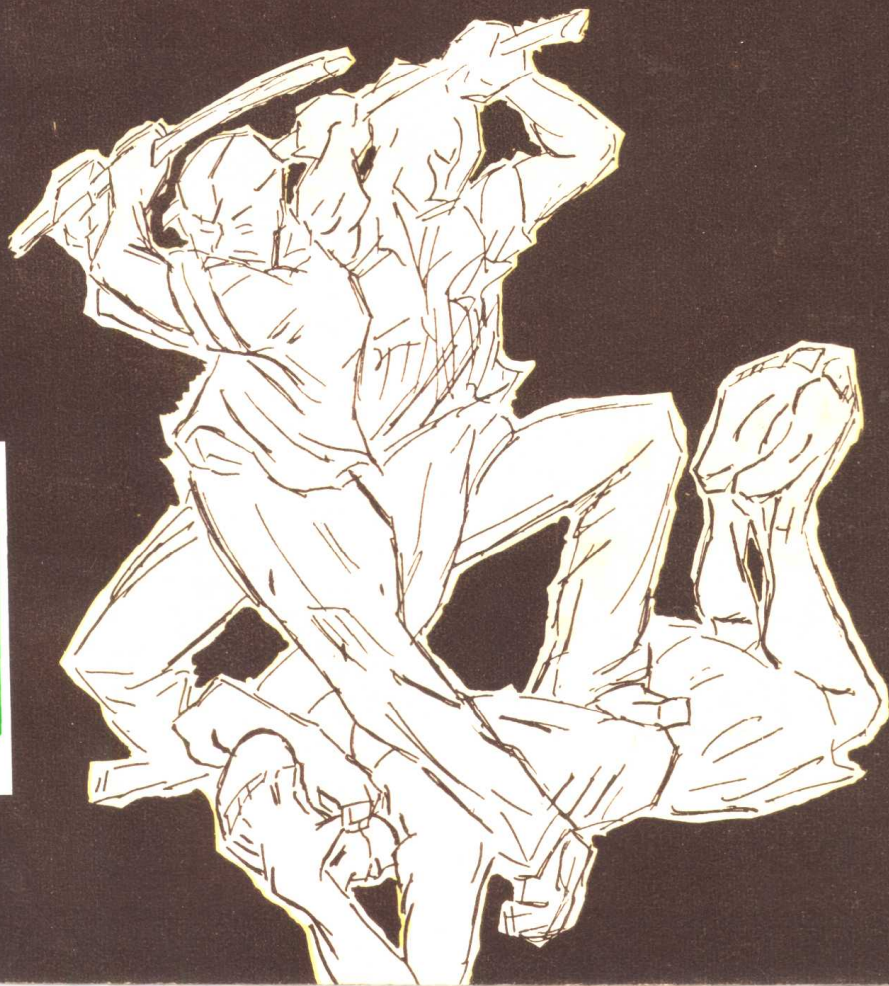


犹拉集中营



猶拉集中營

張开、林葆梅、胡国城譯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年・北京

Заключенные Юры
ЮРА
Кровавая Книга Ном.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А ЭЛЛАДА"
本書根据“新希腊”出版社俄文本摘译

犹 拉 集 中 营

張开、林葆梅、胡国城译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3·插頁5·字數61,000

1966年9月第1版

196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价(7) 0.34元

統一書号3003·243

封面裝幀者:鍾月華 校對者:王定遠等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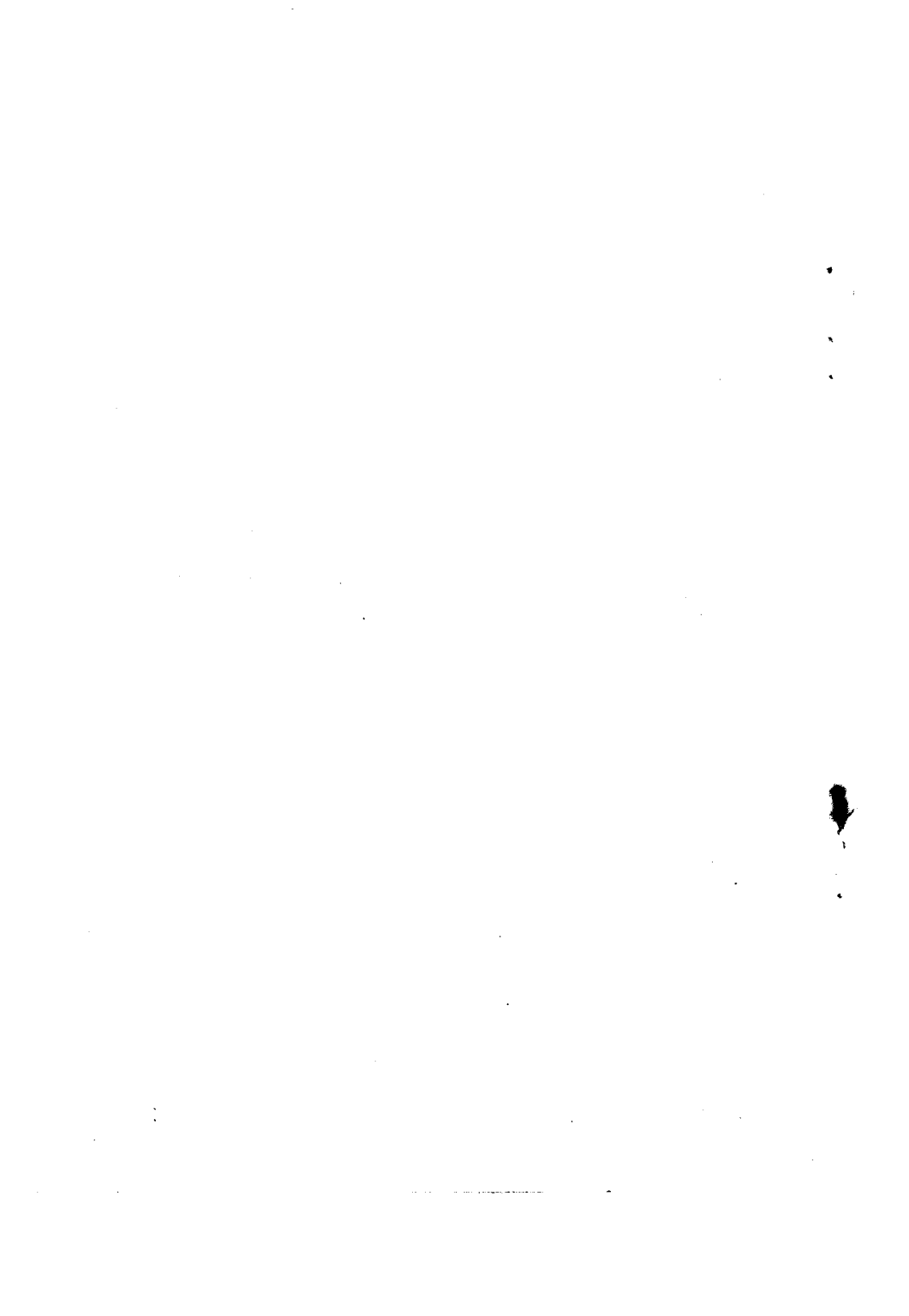
譯者前言	1
代 序	3
第一个时期 格拉斯特拉斯	6
第一章 前言	6
第二章 犹拉的設立	8
第三章 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	10
第四章 麥塔克薩斯	19
第五章 格拉斯特拉斯	23
第六章 一九四七——四八年的冬天	30
第七章 活人的墳墓	33
第八章 可怕的日子	36
第九章 不堪忍受的工作	39
第十章 我們的勝利果实	43
第十一章 部里的新命令	45
第十二章 禁止歼滅	48
第十三章 逼簽悔过書的新进攻	50
第十四章 犹拉的第二个冬天	52
第十五章 間歇	53
第二个时期 布扎基斯	59
第一章 对照	59
第二章 監獄長布扎基斯	60
第三章 新的进攻	62
第四章 希腊孩子們——我們的驕傲	65
第五章 新的枷鎖	67

第 六 章	另一个劊子手——康塔科斯	69
第 七 章	疾病蔓延	71
第 八 章	新的“全國”进攻	73
第 九 章	法西斯分子在工作中的横行	78
第 十 章	X光揭露了悲慘的遭遇	80
第十一章	在犹拉的第三个冬天	82
第十二章	激怒	82
第十三章	犹拉島上最可怕的日子	86
第十四章	公开殺害我們	88
第十五章	我們的生命随时都处在危險中	89
第十六章	犹拉是自由的堡壘	90

譯者前言

本書原名为“犹拉(血書第二号)”，是一本向全世界輿論揭露希腊保皇法西斯主义在美英帝國主义支持下在犹拉集中营所犯的空前血腥暴行的动人文献。在此以前，希腊已出版过介绍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在爱吉娜和阿維罗夫兩監獄所犯血腥暴行的“血書第一号”。兩書都是“犯人們”親手編寫的。

原書篇幅很大，內容包括犹拉的歷史、犹拉的自然地理、犹拉虐殺犯人的具体情况和大量文件信札等。为節省篇幅，本書僅选譯該書的主要部分，改名“犹拉集中营”。



代 序

有人把犹拉叫做“魔鬼島”、“地中海的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巴士底”。这些名称都提供一个总的概念。实际上，犹拉独有一个特征。这就是某种新奇的东西——監獄营，这里集聚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現代英美野蛮分子所造成的所有最重大的罪惡。所以犹拉既是“魔鬼島”，又是“达豪”諸如此类的地方总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不过，它是一个更坏的地方。因为某些希腊人——我們的劊子手的行徑和瘋狂的獸性增加了所有这些屠殺地点的內容。因为按其实質說，犹拉是最可咀咒的。

三年中任何人都沒有被允許訪問犹拉。沒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們的悲剧。三年中我們的呼声不能够飛过永远是浪濤洶涌的大海，因而無法傳到可能声援我們的那些正直的人們的心灵里。我們是完完全全被隔离了。但是，在这三年中，我們像善于斗争的希腊人和民主人士一样進行了英勇的斗争。

現在我們粉碎了隔离的鎖鏈。我們的不可克服的力量已經把那些使我們同我們的兄弟音訊隔绝的各个海洋联接起来，我們的呼声已經傳到他們那里去了。这是充滿痛苦、灾难和祈求的呼声。全世界已經知道了真相。全世界知道，新的希腊法西斯主义的最凶惡的野獸如何不断地折磨过我們。全世界知道，三年中我們沒有飲食，沒有睡眠；我們給最殘暴的、無窮尽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我們染上了各

种疾病，变成殘廢，被折磨而死。全世界还知道，有人在策划滔天的罪惡來对付我們：把我們活埋在人类从來沒有見过的可怕的公墓里。我們的难以描繪的悲劇使正直人們的心灵充滿痛苦，他們对在犹拉的卑鄙罪行感到憤怒。因而他們坚决願意尽力幫助我們。在爭取克服一切障礙、爭取全人类譴責犹拉的罪行和爭取立即取消犹拉的囚禁的努力中，他們的鋼鐵意志和我們的鋼鐵意志融合在一起了。

我們的這本書是我們的兄弟們進行斗爭的一个新武器。

这是知識和真理的武器。全世界第一次知道有人过去和現在對我們干下極端卑鄙的罪行。全世界知道屠殺我們的劊子手使用了魔王般異想天開的手段。但是，他們也知道我們有一致反抗的精神，我們具有寧死不屈和堅持自己信仰的決心。不过，我們在這本書中不描繪犹拉的全部情况，因为这是超出人力的范围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許多埃斯希尔住在犹拉，才可能寫出这一不可思議的悲劇。但是，遺憾得很，沒有一個新的埃斯希尔誕生出來。所以這是一本這麼貧乏、不全面和不完整的書。而且还受到条件的阻碍。但是，這本書反映了最真实的真相。因为它的作者是犹拉的犯人，是在这陰森森的死亡島上獻出生命的人。

寫這本書的方法是很动人的。难道在人类歷史上能够看到另外一本書是由這麼多的人寫成的：几千个犯人把四千本日記交給一九五〇年四月來到犹拉的監獄檢查長特里安达費利第斯。每个人都寫下自己在犹拉的生活，并且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生活和同患難的人的生活联系起來。讀到這些日記的时候令人心碎。那种悲慘情况是不堪想像的。……当你看到在你所讀的紙上泪痕斑斑的时候，眼泪夺眶

而出。其他的紙上滿是汗斑。另一些紙上還隱隱看得出血迹，這也許是某個傷者(受刑結果)的血，也許是肺病已重的犯人咯出的血。

所有犯人的苦難合而為一了。所有痛苦、所有磨難、傷心和憂慮交織在一起，但是他們也表露了要結束這一切苦難的強烈願望，表示了不減弱信心的決心和勝利的願望。……因而寫成了這本書。

也許，這本書寫得太倉促，缺乏必要的準備，不過，它是有價值的歷史文件。它不但控訴，而且指出和照明一條為正直的人們(不問他們在什麼地方或有什麼信仰)所必須走的道路，目的不但是解散猶拉，而且不許用任何形式在世界上建立其他猶拉。

我們希望：我們在猶拉所遭受的悲劇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后一个悲劇；不會再有人虐待人的現象；沒有一個心再感到苦痛和悲傷；我們的大地不再浸染鮮血；人與人之間，各國人民之間不再互相仇恨；從邊疆到邊疆充滿全人類的自由和永久的和平。

如果我們的犧牲至少會促使上述的一切得以實現，那麼我們將由於完成責任而感到幸福。

猶拉犯人們

第一个时期 格拉斯特拉斯

第一章 前言

凡是住过犹拉島的人提筆寫它的生活，都会感到激动和恐懼。首先寫什么呢？你感觉到你弱得难于提筆，縱使你尽力只想寫你个人的經歷也好。但是，如果你要涉及其他犯人的生活 and 犹拉的歷史，你将处于無能为力的境地。好像要把一个普通的高脚杯來容納一望無际的大海一样。

但是，这是必須要做到的一樁事：居住在犹拉以外的人們，希腊人民和各國人民都知道犹拉，都同情犹拉的“奴隸”而尽力帮助他們。不过，人們不够了解犹拉，不知道我們的可怕悲劇的深度。但是現在該是知道犹拉的时候了。此外，目前在犹拉还有被囚禁的人，他們經歷了这种悲劇，忍受了多么多的痛苦，并且現在还在受着苦难。他們進行了不倦的斗争，爭取生活下去，爭取像人一样地过寧靜的生活。所有这些英雄們都渴望和犹拉島以外的人們、自己的家人和鄉人來往，以便訴說，創子手和希腊政府是怎样地对待他們的。他們呼吁人們刻不容緩地和坚决地支持他們，拯救他們。他們还渴望把自己的痛苦傾訴給每一个人听，不管这个人住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不管他屬於那个民族，不管他有怎么样的信仰。他們請求这个人听听犹拉島成千上万垂死的人們發出的令人心裂的喊声，希望使他感动，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而履行人的良心要他担当的責任。因此，要寫犹拉的歷史就成为义不容辞了。無力描寫的动摇情緒

在这一偉大目的之前消失了。由于渴望使各國人民知道犹拉島的悲劇，無力和沒有經驗的筆獲得力量而下筆如飛。灵感由于犹拉的所有犯人的热情的鼓舞而熾热起來了，变得非常美妙，犯人們在这里也進行新的战斗，進行新的勝利的战斗。

当然，下面所寫的一切將有很多缺点。甚至談不到是什么“犹拉的歷史”。我們只不过打算搜集有关犹拉島的現有材料，很可惜，我們只搜集到可能得到的材料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努力描繪出犹拉島上难以想像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的一个綜合輪廓。我們可以說，我們为犹拉島作了梗概的介紹，寫下了它的大事記。或者我們只是寫下犹拉島的史实的提綱，我們知道，这一史实明天將吸引許多作家的注意。犹拉島不但是人类苦难的源泉，而且是政治和精神教訓的源泉。但是，無論如何，評述我們的這項工作是沒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只是这个作品將會產生怎么样的結果，它感動人民的程度怎样，它將在多大的程度上去團結世界力量來拯救我們。

我們在犹拉的生活可以分为兩大时期：格拉斯特拉斯时期和布扎基斯时期。这两个时期不僅由前犹拉的兩個最大的劊子手監獄長的个性來区分。这种区分反映出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在犹拉所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政治迫害。既然迫害是我們在犹拉生活中主要的东西，我們寧願用这种方法來区分，而不願采取其他可能采取的方法。这两个大时期中的每一时期都有許多有意义的小階段，这些小階段將同主要事实敘述于下。不过，在格拉斯特拉斯之前先有一个很短的“准备”时期，它奠定了犹拉島的苦难的基礎，这就是第一个監獄長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时期。

第二章 犹拉的設立

在一九四七年年中，我國內战日益加劇。游击隊員取得多次的勝利。“人民黨”感覺到一種嚴重的危機，它的恐怖行為比占領期間更加猖獗：所有民主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被流放或者送到特別軍事法庭。許多民主人士被判處死刑，並且立即處死。監獄已經容納不下他們了。不過他們縱使坐在牢中也被認為“危險分子”。可是，“人民黨”還不滿意軍事法庭的決定。它認為軍事法庭太寬大了：它希望採取其他刑罰，要人們流更多的血。當它的政治敵人——民主人士現在落到它的手里的時候，它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他們。因此，“人民黨”決定把所有免于槍斃的人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可以慢慢地折磨他們，這樣一來，就會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樁事情，並且使人們聽不到犧牲者的呼聲。要實現這個計劃，猶拉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具備一切有利的條件。這是歷史所確認的，連希臘監獄的英國組織者（有名的“獨手”，因為他以一只手得名）也確認這一點，他抱着上述的目的到過所有荒蕪的島嶼，最後選定猶拉島是最適合的地方。這個英國人是猶拉的創始人。人類的歷史怀着感激的心情記載着另外一個英國人霍華德，他在十九世紀初葉宣布十字軍征伐，反對那時的用中世紀的酷刑（鑲鑄、拷問和割體）折磨犯人的監獄制度。霍華德寫下的一切是這樣地令人悲痛，以致使大多數國家感動而採用新的制度，比較人道地對待犯人了。人類的歷史也將寫下“獨手”的事蹟，但是只用黑字寫下他是一個凶惡和野蠻的典型。希臘的所有監獄都接到把犯人押送

犹拉島的命令。起先是一个容納一萬名犯人的計劃。簡直把所有監獄趕空了，監獄不但把犯人而且還把工作人員、公文和家具都遷到猶拉島去（如卡拉馬特、薩洛尼基和雅典監獄）。雖然猶拉島自從建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叫做“刑事監獄”，本來僅僅監禁刑事犯，但是押送到這裡的却有各種各樣的犯人：判處死刑的罪犯、刑事犯、受輕微處分的犯人以及甚至尚在審訊的被告。健康的人和病人（由監獄醫療所和“索蒂利亞”出來的）、男人、老人和兒童（由魯麥利也押來了一些十二、三歲的被告兒童）。

所有這些人的命運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白的。他們失去和全世界的接觸，完完全全被隔離起來了。因此，犯人不能利用任何方法進行自衛。尚待審訊的被告絲毫沒有辦法關懷自己的案件。他們整月整年地處在被告的地位，遭受難忍的折磨，一直到有一天偶然送去受審，或者接到獲得釋放的通知為止。也發生不少這類的現象，即發下通知的時候，有的被告在猶拉島已經肉腐骨枯一兩年了。至於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他們的悲劇就更慘了；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案件的情況；消息來得極少，即使有，這些消息會不會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值得懷疑的。在猶拉島是不可能呈遞請求赦免的申請書的。況且當一個人整天從事艱苦的工作，遭受折磨和在力求免除每日直接的生命威脅的時候，他哪裏有時間來作呈遞申請書這類的事情呢？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判處死刑的人不向管理處採取任何步驟，因為如果管理處或者某個看守人知道你是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而還要作出某種苛求，那你就倒楣了，你會被毒打得死去活來。……

這種痛苦一月又一月地延續下去。有一天早晨突然這個被判處死刑的人被不加任何說明地帶走了，套上鎖鐐，投

入某一艘船艙，押往一个大家已經知道的地方——古迪（靠近雅典的刑場）。

第三章 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

这是犹拉島建立之初（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月）。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暴力、可怕的折磨、獸行和駭人听闻的事情。可以说，恐怖是还“沒有組織的”。缺乏有系統的屠殺計劃，所以主要是無緣無故的、不断和可怕的毆打，每分鐘都是这样。这簡直是橫施暴力。这是“死神選擇誰”或是“我們不挨个兒干掉你們”的政策。这一整个策略可以用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的話來說明：“当你的心臟只跳到三下的时候，我將把你送到西罗斯島，并不是送去医治，而是使你在半途死去。”新來到的犯人要受到最殘酷的暴行。“会面”是計劃的重点。会面是可怕的和突然的，它会超出新來的人的任何預料的。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派遣看守人去“动手術”时，訓導他們說道，“把他們一下子干掉这樁事就看我們了。”許多憲兵和康斯坦多普洛斯中校也都來幫忙。第一大批犯人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被押到犹拉的。那时候監獄長正是巴巴季米特罗普洛斯。許多交通工具、輪船和小汽船每天都在卸載。他們在落到犹拉島以前經歷了这些尽人皆知的生活：地下工作、逮捕、暗探局、法庭、監獄、無數的痛苦和折磨。他們忽然被拖出故鄉，沒有机会和任何一个親人相見，沒有机会和任何人告別，沒有獲得任何的援助，就被押送來到犹拉。犹拉本來还是一个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很少人知道这个地名。但是，具有多年監禁和折磨經驗的所有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犹拉是怎麼一回事，那便是新

的痛苦和折磨。他們咬緊了牙關。他們是爭取自由的戰士，當他們落到法西斯分子的魔爪裏的時候，他們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有所準備，預料會到猶拉來的。新來的人很少能夠產生這樣的“想像”：他們一到，押送的憲兵馬上拳腳交加地把他們拖下船隻，使他們不可能回憶和想像他們是什麼時候到達的，什麼時候離開船隻的，以及怎樣被送到斷崖峭壁之中的。他們還沒有清醒過來，頭上和身上就又挨了棍子。他們繼續受雨點般的亂棍的毒打。他們覺得身上被鞭子抽打，接着就是棍子。週圍是一片嘈雜的聲音，看守人的殘暴聲音和流放者的痛苦的喊聲，怒罵聲和呻吟聲。他們感覺到，鮮血從鼻子和嘴巴流出來了。張開一下眼睛，看到被推倒在地上的同志們。血，多少的血啊！其他人瘋狂地奔跑着。看守人、憲兵和軍官，他們抽打着，不停地抽打着。

“會面”延續了整整幾個小時。當折磨和抽打“停止”的時候，你數一數，計算一下結果。結果是悲慘的，好像發生過一場戰鬥和大災難一般：打破的頭顱、折斷的手臂和肋骨以及染滿鮮血的身體。以後過了幾天你知道了，你的熟人德維德扎基斯（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達的）、扎卡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到達的）和馬爾加利托普洛斯（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到達的）成為癱瘓的人了。受害的還有其他許多人，他們的名字是無從知道的。……有些人折斷了手和足，他們就終身殘廢了。另外一些人由於咯血成為肺癆病人了。還有一些人被送到醫院里去。生長在拉米亞的一位青年教員佩·庫克利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到達的）死了（他被埋在猶拉——在張設可供人休息的帳篷以前就掘好了墓地，墓地很大，可以埋葬好些人）。有一天晚上，已

經半死的加·基里雅科斯被扔在一隻小船上，大概是不讓他好好地死在猶拉吧！過了一個小時他死在這隻小船上（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米·塔納西斯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他是在被折磨一個月後死在小船上的。其他許多人也是這樣的結局，他們的名字是無法記住的。……但是，拷問和折磨還不是只到“會面”就結束了。你變成殘廢之後，還得背走自己殘存的行李，因為有些行李還放在船中，有些行李已經被扔入海中，有的行李被看守人和憲兵搶走了。而你哪里有时间想行李的事情呢？你拿了行李，被拖去“搜查”。也許你會自問說：為什麼他們需要這種“搜查”呢？我們是從監獄來到這裡的，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違禁的東西嗎？也許當你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的時候，痛毆已經繼之而來了。此外還有卡普索尼①：你拿了所有的東西，背了所能背的東西，但是首先拿那一件呢？你開始爬上山崖，用盡力量向上攀登。如果你遲到了和落伍了，那你就得嘗到苦頭……搜查開始了：這是禁品，我們不許你們攜帶這件行李，犯人不能有這個東西。搶劫的結果，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來：衣服、襯衫和鞋子都被沒收了。還有手表、自來水筆、刮臉具、書籍、紙張和郵票等等。沒收的東西都歸進行搜查的看守人所有了。

巴巴季米特羅普洛斯允許看守人和憲兵搶劫，作為對他們的功績的獎賞。當然，他們是肆無忌憚的。這點你也經歷過了。你又得咬緊牙關對自己說，讓他們拿去吧，只要我能夠活着擺脫這個地獄。但是，當你看到他們把你的金牙齒拔掉，脫下你的愛妻或者未婚妻給你戴上的訂婚戒指，

① 監獄的看守人拿着棍棒和鞭子接連幾小時驅趕背着重物的犯人。